

书院精神与书院制度

书院精神与书院制度

长江流域的学术与长江文化

中国书院的学术与当代意义

中国古代书院自治权的思考

书院历史变迁与士大夫价值取向

书院女神：在困境中实现超越

书院与学统

中国古代大学精神的核心

书院精神与中华文化原真性

宋代书院与理学

儒学与宋明理学

宋朝与岳麓书院

宋明理学与书院传播

宋代书院的特点

宋明理学的人文教育

宋明理学与人文教育

儒家教育的人文特征

儒家人文教育的宗旨

儒家人文教育的培养目标

儒家人文教育的任务：道、学、本、源

儒学教育及人文内涵

儒学教育的人文关怀

儒家教学过程论及其理论特色

中庸思想传统的申想

人艺之教的德育理念

宋明理学被奉为修身立德

师说的教育思想

朱熹与湖湘的教育思想

明初理学教育类型的特点

宋明理学人物与学术

宋明理学与学术研究

岳麓书院与中国知识群体的精神历程

书院精神与中国文化

宋明理学与书院精神

现代中国书院的作用与功能

中国书院精神的现代继承

国学是一门学科

国学即中国古典学

中国现代教育应充分开发利用传统资源

岳麓书院：只有讲下去，才能出大师

传承文脉，弘扬文脉，兼集文气

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

朱汉民◎著



每一个读书人心中，都藏着一个美丽的梦想
有一个安顿精神的读书处

这个读书人的梦境
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名商标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013038953

G649.299

07

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

朱汉民◎著



(7649.299)

07



北航

C1646427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0130389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 / 朱汉民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 - 7 - 5675 - 0237 - 6

I. ①书… II. ①朱… III. ①书院—研究—中国②儒家教育思想—研究—中国 IV. ①G649. 299②G40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5590 号

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

著 者 朱汉民

策划组稿 朱杰人

项目编辑 王国红

责任校对 高士吟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22.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0237 - 6 / G · 6128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书院——中国读书人的梦想(代序)

朱汉民

每一个读书人心中，都会藏着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一个安顿精神的读书处。

在历史名城长沙的岳麓山下，你会发现这正是读书人梦想的好处所——有一座幽静、古朴、典雅的院落，坐落在滚滚波涛的湘江西岸，古木参天的清风峡口。这里，既有山水相融的灵秀、泉洁林茂的恬静，又有白墙青瓦的素雅、回廊相连的清趣。

这个读书人的梦境，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唐末五代战乱中，许多儒生苦苦寻找读书处，从而激发了智璇等两个和尚购书建屋、初建学校。到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太守朱洞应读书人之请，将其建成一所正式的学府。岳麓书院因凝聚了一代代读书人的梦想，在历经了一千多年历史风雨的剥蚀后，仍然顽强地焕发着沁人的书香。一代代皇朝建立而又瓦解，一门门豪族兴起而又衰落，但是，这个典雅的庭院却保留了下来，既古老而又常新。是什么让这个恬淡的庭院获得如此穿透时空的恒常生命力？

是一代代读书人对梦想的执着！做一个读书人，其实就是用我们先祖创造、积累的文化精华充实自己的头脑，熔铸自己的灵魂。所以，古代儒生从遥远的地方汇聚到这清幽的庭院，不过是因为这里的书楼收藏着中华文化的浩繁典籍，这里的讲堂有着启人心智的开讲与辩难，这里的祠庙供奉着自己景仰的前贤，这里的斋舍有着许多与自己心灵相通的求学者。宋代的岳麓山曾流传着“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民谣，可见当时读书人有着怎样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文化追求！当时，因受书院名额限制，不少湖湘之地的读书人甚至以“终生不得卒业岳麓为恨”。所以，在这个凝聚着读书人梦想的古朴书院中，汇集了许许多多志向高远、才华卓著的求学者。譬如南宋时期，岳麓书院汇聚了一批心志相投、学脉相通的读书人群体——湖湘学派，他们是那个时代建功立业的骄子；明末，岳麓书院来了一位求学者王夫之，他立志于“六经责我开生面”，后来成为

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内忧外患的清中期以后，来此求学者中不断涌现杰出人才，包括一代代的思想巨子、文化伟人、军政精英，其中有魏源、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唐才常、杨昌济等。所以，清代岳麓书院大门增添了一副霸气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是谁创造了这个读书人的梦境？岳麓书院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吸引力、融铸力？

毫无疑问，是一代代关心教育事业、立志文化传承的儒家士大夫。他们不仅自己是寻梦人，更是他人的圆梦者。他们凭借自己对教育的热爱、对文化的使命、对时代的责任，为岳麓书院的建设、延续、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以宋代为例，北宋著名学者周式担任山长以后，因岳麓书院人才辈出而受到宋真宗皇帝的召见，并被任命为国子监主簿。但是，周式所向往的是山间淡泊的读书、教书的生活，所以他婉拒了宋真宗皇帝的任命，毅然回到岳麓书院这个山间庭院。

历史上，像周式这样既是寻梦人，又是圆梦者的儒家士大夫真是数不胜数。南宋时期被称为“东南三贤”的著名理学家张栻，倾其心血将岳麓书院打造成闻名全国的理学重镇、湖湘学派的学术基地；与张栻为道友的朱熹，是一位继孔子之后的文化巨人，曾两度在岳麓书院讲学。他白天理政，晚上过江讲学至深夜，精心将岳麓书院建设成“道南正脉”的文化驿站。又如倡导经世致用的事功学派陈傅良，他在书院讲学时劝导求学者要能够经世致民、建功立业。南宋后期两位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承朱、张学统，利用在湖南主政的机会，到岳麓书院讲学、祭祀，推动书院的振兴与发展。这里所举的仅仅是宋代，以后各朝各代均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儒家士大夫。到了元朝，有刘必大、刘安仁、吴澄；明代有陈钢、杨茂元、王守仁、张元忭、邹元标、吴道行等，他们在此推动教育和学术的振兴和发展。清代更有许多著名学者、教育家主持书院，如车万育、李文炤、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王先谦等大儒先后在此主持讲席。像罗典、欧阳厚均任山长达 27 年之久，将自己毕生的心血献给了这所古老的书院。正是他们为一代代读书人圆了这个美丽的梦，并使这所古老而常新的书院具有了强烈的文化吸引力、教育的融铸力、思想的创造力。

读书人寻找自己精神家园只是个人的梦想，但是无数的梦想累积起来，就可以创造文化的奇迹、历史的丰功！

首先，岳麓书院逐步演变成为湖湘文化的源泉，成为湖南人的精神圣殿。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中独具特色又居有重要地位的地域文化。湖湘文化是在两宋时期中华文化重心南移与儒佛道文化综合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开始成型并崛起的。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湖湘文化的

成就与特色总是可以追溯到岳麓书院的历史渊源。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历史过程,也是湖湘文化形成、发展并形成特色、创造辉煌的过程。岳麓书院积淀的学风,成了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岳麓书院学术的创新,成了湖湘文化的核心文化;岳麓书院培养的人才,更体现出湖湘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

其二,岳麓书院是中国文化史上孕育思想、创新学术的基地。在中国学术文化发生重大变革的宋元明清时期,岳麓书院一直是新兴的学术思潮重镇,在民族文化的更新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南宋时期,理学大盛,理学家张栻主持岳麓书院讲席,形成了当时学界很有影响的湖湘学派;朱熹两次在岳麓书院讲学传道,更是形成了学术鼎盛、文化繁荣的历史局面。明代中叶以后,心学思潮兴起,王阳明及其弟子王乔龄、张元忭、季本、邹元标等亦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使其再度成为极其重要的学术大本营。清朝乾嘉学术大兴,岳麓书院又成为考据之学的基地。中国学术文化发生的重大变革,都可以在岳麓书院找到推动的力量。

其三,岳麓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十分罕见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萌芽于唐末五代,但那时还只是一些读书人汇聚读书的临时之所。直至北宋时期它才成为一所教学设施完备、管理制度严谨、学术氛围浓厚的高等学府,并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以后,由于一代代学术大师、教育名家的苦心经营,岳麓书院遂成为宋代著名书院中规模最大、规制最完整、保存最完整、人才培养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书院,成为中国书院史、中国教育史的杰出典范。随着晚清学制改革的展开,岳麓书院先后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近代学堂、现代大学的转型。更令人惊喜的是,今天的岳麓书院仍是湖南大学传统国学的教学、研究基地,延续其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功能。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再创辉煌!

岳麓书院是中国读书人的梦想,它无疑创造了读书的奇迹。

(原载《光明日报》2010年10月15日,系“中华文化地标”栏目开篇)

目 录

1 书院——中国读书人的梦想(代序)

第一辑 书院精神与书院制度

3 书院精神与书院制度

8 长江流域书院与长江文化

20 士人、书院与儒学——以长江流域为例

32 中国书院的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43 中国古代书院自治权的思考

51 书院历史变迁与士大夫价值取向

61 书院大师:在困境中实现超越——兼论当代中国大学校长的素质

68 简论书院的学统

71 《书院精神与中华文化》序

73 宋代书院与理学

92 濂溪书院与湖湘文化

101 张栻与岳麓书院学统

112 王先谦汉学研究与书院传播

120 茶陵书院的发展特点

第二辑 儒家的人文教育

131 儒家人文教育论纲

136 儒家教育的人文精神

目 录

148	儒家人文教育的宗旨	1
163	儒家人文教育的培养目标	2
175	儒家人文教育的任务：道、学、术	3
186	儒家经学教育及其人文内涵	4
200	儒家科技教育的人文关怀	5
209	儒家教学过程论及其理论特色	6
214	中国知识传统的审思	7
222	六艺之教的智育因素	8
227	朱熹修身工夫论的身心关系	9
234	薛瑄的教育思想	10
242	吴与弼的教育思想	11
250	明初理学教育思想的特点	12
257	曾国藩论人格与学问	13

第三辑 演讲与访谈

269	岳麓书院与中国知识群体的精神历程 ——《光明日报》“光明讲坛”（总第一期）	15
282	书院精神与中国文化——中共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	16
298	宋明理学与书院精神——清华大学“卓越领导国学讲堂”	17
313	现代中国书院的功能：以岳麓书院为例 ——在韩国“世界青年儒林大会”上的主题演讲	18
321	中国书院精神的现代继承——与香港法住书院院长霍韬晦会讲	19
326	国学是一门学科——《光明日报》访谈录	20
329	国学即中国古典学——《光明日报》国学学科建设访谈	21
337	中国现代教育应充分利用传统资源——答《北京晨报》记者周怀宗	22
342	岳麓书院：只有讲下去，才能出大师——答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23
347	传承文源、拓展文脉、聚集文气 ——当代湖湘文化建设中的岳麓书院模式及其前景	24
352	后记	25



第一辑

书院精神与书院制度

千直奇奇，物通相聚其妙下出看深浅的虫卦爻占中快，进退看深浅的虫卦爻占是，合卦具其最妙处一脉相承既承此已承矣，承人告善一些脚肚因脚都须卦中承承同中。——胡适《中国教育史》



书院精神与书院制度

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教育界、知识界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国高等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均与大学精神的失落有关，所以我们必须重视现代大学精神的建设。其实，大学精神与大学制度是一体不分的。今年是中国古代书院废弃 110 周年，我们重新思考中国书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书院精神与书院制度统一的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大学改革与建设应有重要意义。

书院改制与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是 20 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两件大事。然而，这二者之间并未建立真正的前后关联。1901 年书院被视为历史的垃圾而遭到抛弃，这种建立近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选择，使得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与近现代大学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脱节，书院在千余年发展历程中所积淀的文化精华，并未成为中国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书院改制之后，胡适先生曾经感慨地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①由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没有积极传承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故而，今天重新思考这一传统教育的优秀典范，积极汲取书院精神与书院制度统一的重要经验，是构建 21 世纪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及其大学文化的必经之途。

中国古代书院是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从唐中叶开始至晚清教育改制，书院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化教学组织延续了一千多年。一方面，书院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创新和传播高深学问，产生了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书院精神，这是一种经过千余年的传承与创新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书院在长期办学的历程中，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教育体制、管理制度和教学方法，并且受到宋以后历代的广泛重视与支持。书院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

① 胡适. 书院制史略. 东方杂志, 1924, 21(3).

具特色、最有地位的教育机构,对中国文化史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恰恰在于书院精神和书院制度的紧密结合。

中国特色的书院精神包括哪些?笔者认为,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的统一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

首先,中国书院体现出价值关怀的人文精神。“士志于道”,创办和主持书院的士人将儒家的“道”作为追求目标。儒家士人之“道”的追求是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以“道”修身,完善自我人格,即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其二,以“道”治世,完善社会秩序,即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书院学者认为儒家对“道”的追求首先是个体自我的道德完善,并且在个体自我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的完善。因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自我道德完善的人文追求与经邦济世的社会关切结合在一起。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德业”与“举业”统一起来。但是,“德业”是目的,“举业”只是手段。为避免忽视“德业”目的而片面追求“举业”的教育趋向,书院学者对片面的应试教育进行了严厉批评。如南宋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宏在《碧泉书院上梁文》中指出:在科举取士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干禄仕以盈庭,鬻词章而塞路,斯文扫地,邪说滔天”的不幸状况。尽管如此,我们在解读书院人文精神的时候,还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书院的人文精神是反对科举应试教育的。只是,科举之学的最终目的必须与内圣外王之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已。

其次,中国书院体现出知识追求的学术精神。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道的信仰必须建立在知识追求的基础之上。所以,书院成为宋代以后新儒家学者探讨高深学问的地方。高深学问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时代对高深学问的界定都不相同。以阐释人的意义、社会的和谐、天下的治理为核心的经、史、子、集之学是古代中国的高深学问。这样,书院则成为古代中国大学的代表。北宋中后期,新儒学家因为无法利用官方的机构研究和传播其学说,于是,民间色彩浓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书院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新儒学和书院的结合不仅使新儒学获得了发展的依托,而且也使书院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书院因之转型为新儒学的研究和传播基地,创新和传播高深学问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大学的最典型标志之一。宋代以来,中国古代学术经历了多次发展,包括宋代的程朱新儒学、明代的王湛心学、清代的乾嘉汉学。这些学术学派的形成与发展都与书院息息相关,或者是以书院为研究基地,或者是以书院为传播基地,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书院的学术创新精神是以书院宽松的办学环境为基础,以学术大师云集书院讲学为推动力,师生相互答疑问难、相互激荡获得新的观点、思想而形成的。

再次,中国书院体现出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精神。中国书院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现出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精神。既然道的信仰必须建立在知的追求基础之上,那么,求道与求知是统一的。一方面,书院求道的价值关怀体现出对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追求,但这种人文关怀是建立在知识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书院

的知识追求不是为知识而知识,学术创新总是以探求儒家之道的价值关怀为目的的。如程朱理学通过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打破汉唐经师对儒家经典解释的垄断地位;王湛新儒学则是试图突破程朱理学的“支离”,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的学术主张。书院的这一学风变化过程,既是为了求学,更是为了求道。书院教育强调生徒的自我道德完善和治国平天下的能力统一,培养了不少德才兼备的人才,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体现出书院的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结合的精神。儒家将这种书院精神摆在教育活动的首要位置,并按照书院精神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长期主讲南宋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的著名学者张栻认为书院应该“传道而济斯民”,就体现出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精神。

如果中国古代书院仅仅有上述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结合的精神,还只是表达儒家士大夫的理想追求。儒家士大夫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创造了一种被称为书院制度的东西,以保证书院精神的落实。

书院作为一种十分成熟、完善的教育组织制度,是中国古代教育高度发展的结果。这种新型文化教育组织的特色,首先在于它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优良的私学教育制度的优点。在古代社会中,那些执着于以道为志的儒家士人常常表现出一种独立学术、自由讲学的要求,体现出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结合的精神,故而他们又创造了一种有利于自己精神追求的组织制度。从孔子创立私学到诸子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从汉儒的精舍讲学到魏晋名士的清淡名理,无不表现出这种私学教育制度的优点。书院的出现,就是中国传统私学制度发展的结果。书院作为一种官学系统之外的教育组织,它不依靠朝廷的正式诏令而建立,其最重要特点,就是其主持者、管理者都没有纳入朝廷的官学教职之中,故而在聘任山长、选择学生方面具有独立自主权,可以完全依据书院自身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标准。一方面,书院能自主聘任山长或教职人员,主持书院者往往是一些名师大儒,在学术界、教育界的声望很高,能够制定一整套体现出合乎书院精神的教学方法与制度,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院聘任山长的主要依据是道德修养境界和学术水平,即选聘“经明行修,堪为多士模范者”充任山长。此外,学术大师还可以自由地到各地书院讲学,更加强化了中国书院自主办学的制度特点。另一方面,书院生徒也能较为自由地流动,往往是择师而从、来去自由,使独立的学术追求更为便利与频繁。清人黄以周云:“沿及南宋,讲学之风丰盛,奉一人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歿,诸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绪余,习闻白鹿、石鼓诸名,遂遵其学馆为书院。”^①正是由于这种相对的独立性,使得书院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创建书院,以便能体现出自己追求的书院精神。

但是,中国书院又和以前的私学有很大的区别,表现出一种制度创新的特点,以便

^① 黄以周,史学略四·论书院.徽季杂著七种.清光绪年间刊本.

能更充分地体现出书院精神。书院在教学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制度。譬如,为实现“讲学明道”的办学理念,书院可以邀请不同学术流派的学者前来讲学,会讲与讲会是最为典型的“讲学明道”制度;为了体现出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书院精神,书院形成了一种师生之间、生徒之间问难论辩的教学制度。在这些教学活动中,生徒可以平等地参与学术讨论,不仅对学者的学术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生徒也能在参与中得到启发与影响,甚至有可能因此而走上学术研究与传播之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保证教学、治学等正常学习生活的需要,在教学管理方面更加完备,大多数书院均制定了作为生活与学习准则的学规,这些学规能鲜明地体现出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书院精神。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明确提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①这一学规强调了讲明义理是教学的首要任务,而义理是蕴涵在儒家经典之中的,需要书院学者通过潜心学术研究才能体悟到。可见,这一学规充分体现了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书院精神,此后成为多数书院遵循的办学准则,只是不同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也对书院精神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在这份学规中,王文清一方面将儒家的孝、忠、庄、俭、和、悌、义等道德规范作为生徒的行为准则,这是岳麓书院强化道德教育、体现价值情怀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做了具体的规定。这是岳麓书院强化知识教育的重要手段。很显然,这份学规是把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起来的。重视道德教育是实现个体道德完善的最基本的手段,也是书院人文精神彰显的一个维度,但书院的人文精神是建立在知识追求的基础上,书院师生又总是在知识理性的基础上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

从总体上而言,中国的大学并没有继承中国书院的传统,这是由近代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其合理性。然而,制度移植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大学文化可以照搬,因为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

^①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朱熹集,卷七十四.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3894.

重要体现，而民族精神是无法模仿的。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①其实，中国书院制度同样可以为现代大学所借鉴，特别是书院精神和书院制度结合的教育体系。大学的构建需要在继承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加以现代化转化，使其现代大学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气派。中国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对书院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所积淀的文化精神和制度建设进行全面的梳理，然后再结合当前大学的发展，将中国书院与现代大学结合起来，力图将书院文化转换为现代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今天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原载《大学教育科学》2011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1年第20期全文转载)

首先，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学习的范围和重点，然后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① 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1941，13(1)。转引自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46。

，首善学大立国中日今”，首浪尘游商的聊取五，始重游去天星时蟹食另而，底本表里
翻越中国中，其“”事一成又林辨而，建一成更翻而，米而蔚深管西白实，流进其而
而举天，采布首善苗合赵要践而牛麻林诸翁叶云振牌，建都武学大外表衣对行林同集
并计升歌且歌公邵冲留其林，主唱基表身表分而文弱生升古国中季楚首交雷皇师
校，才歌因首善的并国中县聚化国中，承分国中馆延良出歌生文弱大升歌其歌，承
由以人，歌因首善的并国中县聚化国中，承分国中馆延良出歌生文弱大升歌其歌，承



长江流域书院与长江文化

（编译文金旗《宋至1100年文革》）编于南宋（1085年林清宇大选译）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延续千年的书院教育是其最具特色、最有成就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书院的形成、发展、演变的千年历史过程中，长江流域一直是全国的重心，引领着这种新型教育体制的建设潮流。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江流域书院与长江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从而使这个地域的书院及文化均得到蓬勃的发展。

一、长江流域书院的历史发展概况

书院的兴起繁荣，成为唐、宋以后教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同时，书院发展体现出这样的特征，那就是区域性分布不平衡。具体来说，一改中国古代历史以黄河流域为文化教育重心的现象，长江流域成为书院兴旺发达的丰厚文化土壤。无论是考察书院的源起，审视其发展的数量、规模和办学的成绩，长江流域的书院均远远高于其他地域。

这里，我们拟对长江流域书院群崛起的现象作一个粗略的勾画，以从整体上鸟瞰这一独特的文化发展景观，并对这一文化教育现象作一个初步的解释。

书院作为古代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是在唐、宋时奠基的。从书院的萌芽，到书院的形成和最终定型，其过程主要发生于长江流域一带。

书院作为古代一种民间的文化教育组织，最初萌芽于唐中叶至五代之时。尽管这批早期书院的性质、办学规模以及具体的制度、教学活动等尚有许多不太清楚的地方；但从这些最早称名“书院”，包括它们的读书、讲学、论文、藏书、著书等与“书”有关的文化教育活动来看，毫无疑问它们是中国书院的早期形态，并且初步具备了完整书院形态

的一些特点。

书院与长江流域有着不解之缘,这在书院萌芽时就已体现出来。唐中叶以后,中华大地就开始星星点点地有一些书院萌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最初萌芽的书院绝大部分都分布在长江流域一带。据我们从全国的地方志中搜集的唐五代时期萌芽、称名的书院中,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川等省,详见下表。

表1 唐、五代时期长江流域书院分布表(所)

浙江	福建	江西	湖南	四川
6	6	13	8	5

除了上述省区,另加上历史上作为文化重镇的陕西、河南有几所书院的记载外,其他省区的地方志均不见有此类早期书院的记载。可见,在书院的萌芽方面,长江流域和向来是文化重镇的黄河流域形成了一个极其鲜明的对比,充分反映出长江流域在书院萌芽期的重要性。

同时,在长江流域的一些早期书院中,还有一些明确的讲学活动的文献记载。如江西高安的桂岩书院,系唐代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幸南容(746—819)为鼓励本族子弟读书求仕而创。据其后裔幸元龙所作的《桂岩书院记》云,幸南容“昔尝卜此山,开馆授业”^①。这种聚徒授业的教学活动,实开辟了一种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再如,江西德安的东佳书院,系唐代义门陈袁所创,该书院“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②。此外,像江西吉州的皇寮书院、福建漳州的松洲书院、湖南衡山的邺侯书院和石鼓书院等,史志上大都有读书讲学的记载。

书院制度的形成是在北宋。宋初官学不兴,书院在全国各地逐渐兴起,不再像唐五代时期那样,主要是个人读书之所,只是兼有一些聚徒讲学的教育活动。北宋时期的书院基本上是一种依靠民间力量兴办起来的正规学校。这里既有专门主持教学、管理行政的山长,也有规制化的讲堂、斋舍、祠庙、书楼,同时还有一定规模的藏书等。这样一种正规、完备的教育组织,虽主要是依靠民间力量创办起来的,但同时也得到朝廷、官府的表彰、支持,故而很快就风行全国。

在北宋时期这股兴办书院的热潮中,长江流域又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书院初兴的发祥地。北宋时期创立书院最多的省份主要是江西、湖南、浙江、江苏、湖北、福建、四川、安徽等长江流域的省区。可见,唐五代出现书院萌芽较多的省区,到了北宋时期仍是书院发达的地域。相反,向来是人文文化发达的黄河流域,在北宋时期兴办书院的热潮中,虽也有不错的表现,但是比起长江流域来说,则逊色不少。如河南虽然是北

① 江西通志,卷八一。光绪七年。

② 江西通志,卷八二。光绪七年。